

宗教的社會責任

陳怡安教授 II 主講

八十、十二、二十八于高雄紫竹林精舍

願天下所有的人都回家

記得每次從國外回來，一進到中正機場，經過海關後，就看到中國時報有這麼一句廣告詞說：「回家的感覺真好」。方才明迦師父說：「寒風細雨故人來」，我的感覺是「故人歸」。與師父們結緣是在民國七十五年，如果以我今天的感受來為「宗教的社會責任」下個詮釋，那就是——「願」天下所有的人都回家。

這個時代，透過文學家的創作，經常會質問：「何處

是歸程？」經常會這麼吶喊：「到底我的家在哪兒？」今

天我們一塊兒來談宗教的社會責任，答案是：「宗教責任者，也就是阿彌陀佛！」佛者，光明也。英文把佛這個字叫The Enlightened，就是「在光明中」的意思，把生命的光明面無窮無盡地映照出來，把上天與我們結的這個緣，成就的這個生命，讓它不間斷的、無限量的發展出來——願天下人都光明。

宗教的社會責任——落實回應時代人心的祈願

宗教的社會責任，除了我剛才開宗明義：「宗教責任也者，就是把阿彌陀佛的祈願落實在每一個心靈深處。」我今天就透過這句話來加以詮釋，希望能邀約在座的每一位一同來思考：我們今天有這個緣，也不知道幾千年、幾百年前就結了。透過這個緣份，我們要往未來的幾百年、

幾千年努力來傳承，這在佛教名詞叫「慧命傳承」。

諸位看看中國歷史上，佛教發展得最輝煌、最圓融的朝代就是唐朝。為什麼唐朝的境界會這麼豐富、圓滿？因為當時大家很清楚地把佛教的教理，徹徹底底貫穿在皇帝乃至到所有老百姓的身上，唐朝文化也是中國佛教文化發

展得最圓融的一個重要階段。

「宗教乃是文化的精華或本質，而文化是宗教的表現。」這是西方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宗教家，也是哲學家，名叫 Paul Tillich 說的話。原文是這麼說的：「The relig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, while cul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religion.」所以，我想用幾秒鐘時間引大家很快地把人類的歷史走一遭，看看你我是否能夠體會到這句話講的涵意。

如果你參加旅遊團到日本，他們帶領我們參觀最多的恐怕就是寺或廟了。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「參觀」的重要意義？這兩個字合起來本是一個宗教的意義！參觀，也就是「參拜」的意思。

你曉不曉得全世界最早、最偉大的觀光者，他就從佛教界產生？有的小朋友背不出他的名字，可是他們一定懂得一部非常有名的書——西遊記。那個主角是誰？他是個偉大的旅行家——唐玄奘。他整個的表現，就是一個參觀、參拜者最具體的圖象。他用了十七年的光陰，帶回六千多卷的經書，其中有一個作品，我相信我都會背誦吧！那便是心經，而心經便是他翻譯的。所以，「參觀」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心領神會那所留下的文化結晶。談到中國的歷史，我們常會說到古剎，那都是文化的結晶。如果沒有法師憑著他們的宗教情操、暮鼓晨鐘，警醒世界沉睡中的人心，怎麼會有這麼多、這麼偉大的文化結晶？

兩年前，我到北京參觀了北京的故宮，最後參觀的就是慈禧太后的佛堂，在那裡我閉目觀想慈禧太后落寞的那個階段，在她人生裡面最黑暗、最痛苦的階段，給她心靈安慰的，恐怕就是那些法器所象徵的內涵吧！

我們再來看看歐美的世界，如到美國參觀，除了它有高大的建築，還有許多教會辦的學校，像哈佛、普林斯頓、耶魯等大學。到歐洲，巴黎最偉大的宮殿——凡爾賽宮，有很多達文西、拉斐爾、米開朗基羅的作品，這些作品所表現的無一不是宗教的情操。

我個人在歐洲待過一段時間，我常常問當地的小朋友說：「你們這裡有什麼故事可以告訴我嗎？」那小朋友就好興奮的說：Yes, Yes, We do. 然後，他不但 We do, 還說：Do you want to "see" the story? 你們要不要「看看」這個故事？那小朋友就帶著我去看一個「小廟」，小聖像就擺在那邊，故事也在那兒。到巴黎去的時候，你可以看到 Joan of Arc 聖女貞德，她背後有好多故事，這些都是「宗教的表現」。

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，講過這麼一句話：「人是一種社會的存在者」(Man is the the social being.) 那意思是說：「人天生就是社會存在者，所以永遠有一份社會的責任。」即使你不喜歡責任兩個字，就事實來看，我們永遠得有回應社會的能力，叫 social responsibility。所以任何的回應，沒有一個不是社會的。

舉例來說，如果有一隻蚊子，我演講，牠也想演講，牠圍在我耳朵嗡嗡叫，你想一般人可能是「咄」的一下來回應吧！而法師們會想到「不可殺生」，所以只好讓我的血

供養牠。這叫做意識的社會責任。每一個人只要存在著，都會有社會的回應力，可是回應力背後還會有一個自覺，conscious responsibility 即自覺的社會責任。

第一、人生光明面的責任——生命希望的肯定

以上這些討論，是讓我們對所謂宗教的社會責任，在意義上有所了解，接著現在我們要從觀念上談談，宗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如果我們對宗教所談的問題有所釐清，然後把它跟社會發生的現象相互映照，希望我們能夠圓融今天的主題——宗教的社會責任。

凡俗的世界叫 *secular world*，這個世界存在了非常多的條件 (conditions)，譬如我剛剛參觀了很多諸位的作品，有人得「甲上」，有人一百分；有的人毛筆寫的非常好……。如果我出個題目：什麼是幸福？你想一般人要怎麼說？「有錢」、「沒有煩惱」是幸福。換個角度來看，我們不妨問一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：「什麼是幸福？」他們會怎麼講？「家庭美滿、健康平安是幸福。」「若一個人不健康，他會有幸福嗎？」「不會」，再接下來，「若有人信佛身體不健康，你會說他不幸福嗎？你會怎樣說？」「要欣然接受自己的缺陷」，「為什麼你會這樣說？」「因為我們多了一層自覺。」所以宗教的社會責任是：即使一般世俗認為不好的，在宗教的慈悲當中，都把它叫做「好」。諸位，只有

在宗教實在的體驗當中，我們看生命永遠是光明的那一面，都是可接受的。

世俗的人就不是這樣，你們有否在電視上看到一些殘障同胞，氣憤地吶喊：「我們找不到工作！」而企業體說：「你們手脚不靈活，我怎麼雇用你們？拿錢來倒貼，怎麼會賺錢？」所以，他們的理念並不是接受生命的本然，而具慈悲心的宗教，卻無條件的接受 (unconditional acceptance)。諸位，宗教和非宗教的差別是宗教永遠看到生命的可能，不管健康與否、有錢沒錢、出家在家、男女老幼、中國人外國人，都用平等心看一切，這叫做宗教的心靈。

我剛才說讓全世界的人統統能夠回家，就是回到這一個家來——肯定生命。我相信你都在小學念過這麼一句——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只要你要，佛性就在其中，讓每一個人永遠有希望，永遠有可能，這就是阿彌陀佛——無限量的希望。諸位，這才是宗教的正見，翻成英文叫“really see”。

讓我來講一則日本的故事，有一位禪師，他有很多徒弟，其中一位女徒弟（居士），她眼睛瞎了，從事按摩的工作，因為她心地慈悲，也非常敬愛她師父，所以她經常說：「師父今天弘法一定非常勞累，讓我幫你按摩。」有一天，當她幫師父按摩時，她向師父說：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高興的事！」師父問：「你做了什麼事？」「我在路邊裝了一盞燈！」師父罵她：「妳瘋了，自己瞎了眼，花錢裝路燈幹什麼？」被師父一罵，她回答：「沒有啦！因為我住在樓上，常常晚上聽到有人跌到水溝大叫：『噯啾！這兒怎麼沒有路燈呢？』」，這位禪師聽後覺得很慚愧：「我竟然忘記每個人的慈悲心永遠是那麼光明。」所以，這位盲眼的女居士挑起的就是宗教的社會責任，她知道有人需要，因此花了一筆她能夠花的錢，裝了一盞路燈，來照亮其他人，給人方便。所以，宗教的社會責任在執行過程，是永遠給生命好消息，讓生命是光明的，即使我有一

第二、面對惡境、逆境的責任——生命苦難的昇華

人生有好多的黑暗面，對學習佛法的人來說，那些痛苦掙扎、病痛也是福氣，讓我借用中世紀一位偉大的宗教心靈，名字叫邁色也克哈的話，他說：「人生有四徑，如果講法輪它剛好有四片，法輪的第一片是光明面、正順面，宗教另一個偉大的恩寵、恩典，叫做 Via-Negativa，也

些缺點，即使我曾經殺過人，只要你「放下屠刀」，生命就在「望」。即使生意失敗，老婆跑掉了，那也不必是悲劇。

今天早上在中國生產力中心，碰到一位令我非常感動的人，這位仁兄，他得到鼻咽癌，醫生告訴他：「你必須要照六十，要照二十六次。」他已照得聲音都消失了，脖子好像都燒灼了。可是，若不是胡海音小姐告訴我，我無法從他的神情看出，因為他眼睛炯炯發光，心地極度善良、喜悅，他用感激的心說：「陳教授，今天你的演講裡，我的體驗是這樣這樣……。」雖然得到的病是這麼嚴重，可是他覺得生命活著的一天，要讓它活在光明之中。諸位，這背後的力量就是宗教光明的力量。

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有緣來了解佛法，都是修光明之路的同修，所以每天對自己的心靈灌輸永遠的希望、永遠的力量，這個也就是信仰的力量——The Dynamic of Faith，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心靈世界的社會責任。

就是從惡逆境中體驗出來的感激的心。」

中國出現一位非常偉大的宗教心靈——孔夫子，雖然他自己並不承認，不過他整個生命的表現就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心靈。有人讚歎孔子的學問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」但他卻說：「吾少也賤」——我是出生在貧窮的家裡，家

中沒錢。孔子七歲時父親就西歸，所以他什麼事、什麼活都幹，如煮飯、燒菜、掃地等等他都會，他又說：「我不斷的下學上達。」什麼是下學？掃地、倒垃圾也，但從打掃之中悟出人生的道理；上達就是達到一個道理。他看到人間有這麼多的苦難，告訴弟子：「我一生最大的志願是讓老者有所安養，對朋友能相互信實，對少者有所懷愛。」孔子的這種悲天憫人的胸懷，就是宗教情操。

另外再講一個西方的孔子，名叫蘇格拉底。他七十歲的時候，剛好在西元前二九九九年，因為他教了很多的弟子，幫助他們瞭解什麼叫做真理，結果被當局妒忌，最後把他定罪，要他喝毒酒而死。他的學生看到老師去坐冤獄，就用錢買通看守所的人。看守所的人拿了好處，就說今晚叫你老師由後門走。他弟子很高興的告訴他：「老師，您自由了，您不會死了。」蘇格拉底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他弟子說：「我已買通獄卒，你可以走了。」蘇格拉底告訴弟子：「我如果這麼貪生怕死，還能當生命的老師嗎？」

佛家常說「了生死」，不是出家就能了生死，了生死是生命圓融的完成。什麼叫圓融的完成？死也是我生命的一部份。在中國仍存在著一些不通透的文化，比如我們忌諱談「死」，醫院沒有四樓，帶了四位朋友去餐廳吃飯，服務生問：「你們有幾個人？」他不會說四個，一定說三加一個，這些例子就是不能「了生死」的人。

所以為什麼說佛家是偉大的宗教，也是偉大的人類心

靈表現，它說人生有四大真諦，苦是探索真理之一，內容有四個字——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生不必詳說，我們也都會老。病呢？從出生到現在未曾生病的人，請舉手！哇！連師父也生病啊？其實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師父不會生病，他們就不能弘法，因為這是生命的真理啊！生病可以不是問題，出生的痛苦也不是問題，生病老死都是「好」的。諸位，這叫做透過惡逆境來體驗人生的深度。宗教另外一個社會責任，是把人心透過很多的煎熬面，讓他覺得一切都是好的！是值得恭喜的！這叫做觀音菩薩的社會責任。

你們看過電影演觀音大士出現時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翻譯起來是——That is good, that is good。如果你有牢騷去向觀世音講，他的回應也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或問：「我的孩子不讀書怎麼辦？」觀世音也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即使你生氣質問他，他也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對所有的惡逆境，他告訴你，那是好的。話說回來，誰說小孩不會讀書就沒有希望了？這是媽媽的問題。什麼問題呢？就好像我家妹妹一樣。

有一次，她很生氣地教訓她的小孩：「你為何不認真讀書？」我在一旁笑呵呵：「小時候我也是如此講你的。」小時候有一次我從學校趕回家，爲了看她的成績單，但她當著家人面前跟我談判：「二哥！」我說：「成績單拿來。」她說：「今天不跟你談成績單。」我問：「什麼意思？」她說：「如果你不要管我讀書，你要做什麼我都幫你做。」

從此我不再管她念書，很奇怪，你不管，她反而好。現在她有好幾幢房子，沒上大學卻比我富有多了！

可是很多媽媽都不信邪：「輸人不輸陣」，人家讀中學就跟著讀中學，人家讀大學就跟著讀大學，我反問她：「那你有讀嗎？」她說：「不要比我啦！我就是沒讀，才要給小孩讀啊！」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，每一個人的腦筋自有他的通慧，但我們卻很少讓生命本身去面對惡逆境，而從困境中成長出來，習效出來。

王永慶沒有讀大學，他是小學畢業的，可是他的作法、思想都比博士紮實許多。有一次，他應邀參加中國式管理討論會，很多企管專家、博士都很踴躍發言，談論各種管理哲學，等到王永慶發言時，他說：「你們所談的理論我都聽不懂，但我是中國人，也在管理，憑這種資格，我來說什麼叫中國管理。中國的管理是點點滴滴的問題，我紮紮實實的解決了。……」他談著說著使與會的學者莫不感到無言以對。我為何舉王永慶作例子，他母親信佛信得很虔誠，王永慶侍母很孝順，每次他母親生日時，不論他在哪裡，再忙都會趕著回來。我們中國人說：「百善孝為先，萬惡淫為首。」想當初，王永慶小學畢業以後，到嘉義被僱任為碾米廠的米店工人，可是他很聰明，每天比別人更早起床，所以老闆很高興，覺得這孩子可以栽培。王永慶看到來買米的都是歐巴桑或小孩子，他就很仔細算出每一位買米的人間隔的時間，譬如一位蔡姓歐巴桑每隔十天來

買一次米，幾次下來，都是如此。於是有一天他主動向那歐巴桑說：「歐巴桑，你每次都買兩斗米，妳家裡多少人啊？」歐巴桑說：「我家約十一人。」「歐巴桑，從今以後，每隔十天我就把米送到妳家，你不必自己來買米。」所以買米的人都很稱讚他。等到他十六歲時，向人借了一點錢，開了一家米店，每天拚命的工作，如果不是遇到第二次大戰的話，恐怕王永慶要變成台灣的米王了。他有今天的成就，靠的就是他的智慧，經過多少痛苦的磨練，而他最大的成功在於他能承認痛苦、錯誤。

諸位，台灣有一句諺語：「死鴨仔硬嘴巴」，有的人失敗還吹牛說：「我是故意失敗的。」一直自我吹擂，不承認失敗。這種人最終會精神崩潰的，就如同一個人撒了謊，就必須用更多的謊話來掩飾第一個謊話，因而謊話就愈說愈多。王永慶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他能承認失敗，這種行為就稱為健康的人生。為什麼他會承認錯誤、失敗，因為背後有一種宗教心靈的支持——跌倒了可以再爬起來、再出發。

佛陀得道前所吃的苦難很多，連他最親蜜的朋友——五比丘也曾遺棄他，但佛陀得道後不計前嫌去幫助他們修行。人生如果沒有痛苦這階層，我們是沒有辦法成長的。許多中國人的心態很危險，今天有些台灣人煩惱錢多，不知道該如何應用；有的人捨不得自己小孩掃地、洗碗。剛才聽悟師父說在美國有許多中國的老人都不喜歡再做

事，他們的觀念是：「老了還做事是老歹命。」他們只想享清福，卻不知能工作才是真正的好命、幸福呀！

我母親是一位產婆，小時候我常在冬天陪母親走過田埂去幫人接生，父親在我七歲時就過世，我母親常跟我說：

「怡安快長大，可以賺錢了，我就不再用再辛苦做事，我也可以享享清福。」等到我由國外留學歸國，請母親搬來跟我一起住，母親卻說：「我還可以動，也可以幫人接生。」有一天突然接到弟弟來電話說媽媽中風了，從那時起，我

第三、奉獻與創造的責任——社會發展的先鋒

宗教的第三個社會責任是社會發展的先鋒，也就是社會的先知(The prophet of the time)。什麼叫社會的先鋒，像紫竹林精舍就是一個社會的先鋒，今天悟師父對我說：「陳教授，你愈講，我肩膀責任就愈重。」不錯，讚賞本身也是一種要承擔的責任。我覺得精舍是社會的先鋒，因為它將道場建在都市中，以往的道場都建在離市區很遠，離開凡間很遠的地方，但宗教必要回到這個世界裡面來。可是，並不是跟著吵，而是要把意義帶回來。

現代人很喜歡走短路，有什麼「祕訣」能賺得多、賺得快，「馬上一窩瘋」。炒股票是賺錢比較快的法子，所以大家炒著買，我希望在座沒有買，如有買請把股票賣了，把錢拿來送給我們的學校——紫竹林精舍。人生如果常常走短路，終會遇到鬼，這是事實，現在有些人很有錢，但

整整照顧她五年，她是真的在「休息」了，卻飽受生命的煎熬。諸位，我們的心臟有沒有休息的時候？我們能不能說它跳得很累，休息一下？一旦它休息了那就是永遠休息了，所以它是不能休息的。諸位，痛苦時要有對痛苦感謝的地方，煎熬要有對煎熬感謝的地方，這都是宗教精神之所在，所以宗教的第二責任是能夠擁抱、鼓勵在黑暗中的人生體驗。因為如果沒有經過苦難煎熬，我們生命沒有辦法昇華。

卻在牢籠邊緣走來走去，天下的不義之財不要拿，不要羨慕人家突然發橫財，是怎麼來就怎麼去，路要走寬廣的，紫竹林精舍建「成佛之道」，一步一步的爬，這是很莊嚴的象徵意義。我們人生是要一步一步踏實的走，這叫「莊嚴」。

宗教的社會責任是在人生社會現象裡面，人生社會現象裡有一大堆不對的事，當看到對生命有所屈辱或很多無辜時，我就要站出來，大聲的疾呼，透過自己的踐行把它改革過來，這叫做social pioneering，香光尼僧團有很多這時代的象徵，這些出家法師學歷都很好，但不驕傲。滿臉的喜悅，高興的布施，好親和，喜歡服務，使人有一直在布施的感覺，諸位，這種行為給這個污煙瘴氣的社會帶來一種新的生命風格 (Thenewstyle of life)。

這個時代，每一個人都在做秀，在立法院做秀，競選

議員做秀，這叫突顯個人主義，任何個人想當英雄，他就不會去照顧別人，可是悟師父不會登報去自我廣告，我們對外一律用香光尼僧團的稱號，這叫做團結，讓團體變成永恆的英雄，這是僧團的真義，讓悲願、力行與和合永遠走下去，這叫軟體中的軟體。諸位，當我說香光寺、紫竹林精舍，我所講的是包括大家，我不單指師父而已，因為我們大家一起挑起社會的責任。在西方，為什麼宗教的影響力會那麼大？因為那裡有痛苦，他們的教徒就一起創造，來回應時代的心聲，如台北馬偕醫院所做的，早期台灣很多的社會福利工作，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外國的基督教團體從事參與的。就以東海、輔仁大學為例，蓋學校的都是

第四、轉化的責任——現時代的詮釋

最後一個宗教社會責任就是轉化的責任，轉化社會風氣的责任，叫做 Via Transformativa，宗教的深義在讓人看到生命不斷的延續，也叫做慧命不斷的傳承。一個活的宗教是要不斷轉化，而非食古不化。宗教，因為它是生命的，has to do with "life"，所以它不能變成僵化。

諸位，你們覺得法華經好念嗎？不好念，所以才要師父給我們解說、開示，如果開示的結果還是照念一次，你們聽得懂嗎？你們還是不知經中要義，所以師父們必須要加以詮釋。我要強調任何的經典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，可是這皆準的心靠什麼？既然活在現代，就得靠經常不斷的

外國人，為什麼中國的教徒沒有提出來呢？

臺灣很多民間宗教，動機不對，善男信女拜菩薩時許願說：「保佑我生一個男孩，如實現的話，我就添香油五斤……」，這樣許願等於跟菩薩談買賣——你給我什麼，我就給你什麼，這是功利性的宗教，很危險。純正的宗教，像佛教，有六度，第一度叫布施，是給出去的，發宏願是給出去——願國泰民安，願風調雨順，願百姓活著喜樂。地藏菩薩的宏願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這是絕然的奉獻，所以宗教是豁出去，貢獻我的生命，叫 Dedicati on，宗教的責任是奉獻的責任、創造的責任。

轉化及詮釋的功夫。為什麼唐朝的佛教沒辦法一直傳續到現在，近代的佛教不能發達，這都因為沒辦法透過自我反思、自我反省的功夫，不斷轉化所致。

拿論語來說，如果我念一段：「學而時習之……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……。」你們跟著念，念完背起來，考試寫出來全對，但這沒有意義，因為不知其義，這叫死教育，沒有任何詮釋轉化，便是「沒有意義」。

換另一層面來說，當我看到社會有諸多問題時，我用宗教的慈悲改革了，煩惱就是菩提，只有佛教是徹頭徹尾的表達這份社會責任，即使痛苦，我們也合掌說：「阿彌陀佛」。

所以，宗教的社會責任就是有這四片：一是正順境裡，永遠宣布生命是光明的、有希望的、可盼望的；第二是即使生命有許多惡逆境，比如生老病死沒有人想去談它，而佛教都接受它，所以第一片與第二片合起來稱宗教心靈的造化。第三片及第四片就是創造徑、轉化徑，社會哪裡遭受不公平我就去改正、去做，該辦學校我就去辦學校，當社會有新的需要，我再來做它，就叫做社會創造；

宗教是讓每個人體驗到春天

諸位，我的結論要這麼說，如果能夠有這法輪：光明面、惡逆境，加上經常不斷的創造、轉化，把經典變成活的，讓人們對經典有所認識，樂意參與修經班，經典的進修班……等，又將所學的回復到身體力行，如此周而復始，就能夠把宗教的根本性格完整地呈現出來。

宗教的根本性格是什麼？第一是永恆的真理，它是放諸四海而皆準；第二是體驗性，宗教的動力讓人人都能體驗，個人可以成就自己；第三是天啓性，生命很神奇，一下順利，一下又不順，我們可以有勇氣說：「這叫柳暗花明，可是有時又柳暗。」在柳暗花明又柳暗中掙扎時，突然間光明面再現，我們會說：「好感謝哦！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」宗教是永遠投入的，這叫宗教的天啓性，也叫宗教給人類生命的神奇性；第四是宗教的拯救性，它永遠

而第四片的轉化徑，包括經典在內，我們必要有不斷的、新的詮釋，經過我們智慧的參與，讓這些偉大的智慧能夠永遠地傳續下去，這叫宗教的「現代感」，永遠跟現時代的人心結合得很清楚、接近，後二片稱為宗教對外的表現。把對內、對外二方面綜合起來，稱為生命的對話 (Dialogue of life)。因為我往外開創，我知道人心的個體會怎樣，我可以個別去輔導、去幫助。

告訴你好消息，你有痛苦它會拯救你，你失敗它會拯救你，你喜悅它跟你一塊兒慶祝。而最後一點叫宗教的跨域性，它可直透任何人的心，不受工作、性別、地位、努力、學識之限。總而言之，有位中國詩人講得很美，他說：「宗教是讓一個人體驗到春天。」他在靜靜裡面得到春天的感覺，把春天放出來，讓動處的人也感覺到春天，這叫靜處春生動處春；一家信佛叫「一家春，化萬家春」。每一個人都恭敬料理春來事，每一個人對宗教心靈的拓展，便是乾坤造化人。

我願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乾坤的造化人，雖然每天打開報紙有很多黑暗，但只要紫竹林精舍的同修肯踐行這個宗教社會責任，我相信人間淨土終會在偉大的、宗教的、生態保護努力下漸漸形成。讓我們謙卑的、感激的一起合掌說阿彌陀佛。